

□ 韩昇、著

《史家说史》

也许我们对隋朝早已形成固定的思维，短命的隋朝充满了荒淫、腐朽，在盛唐的光环下显得渺小与卑微。我们还还原历史本来面目才发现，隋朝还有我们不曾认识的另一方面：塞外英豪铁马金戈，一代雄才纵横天下。有了隋的铺垫，我们才见识了壮丽辉煌的大唐盛世，结缘了横扫千军的唐太宗，领略了君仪天下的女帝王，体验了霓裳羽衣曲吹奏的生死恋……九曲回肠的史实，迷蒙深宫的探幽，尽凭作者道其中隐情，揭千古玄机。

苍茫隋唐



長
春
出
版
社

□ 韩昇、著

苍茫隋唐

史家说史

也许我们对隋朝早已
：成固定的思维，短命的隋
朝充满了荒淫、腐朽，在盛唐
的光环下显得渺小与卑微。
当我们还原历史本来面目才
发现，隋朝还有我们不曾认
识的另一面：塞外英豪铁马
金戈，一代雄才纵横天下。有
了隋的铺垫，我们才见识了
壮丽辉煌的大唐盛世，结
了横扫千军的唐太宗，领略
了君仪天下的女帝王，体验
了霓裳羽衣曲吹奏的生死
恋……九曲回肠的史实，迷
雾深宫的探幽，尽凭作者道
其中隐情，揭千古玄机。

K240.9
1



長
春
出
版
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苍茫隋唐路 / 韩昇著. —长春: 长春出版社, 2007. (史家说史)

ISBN 978—7—5445—0295—5

I. 隋... II. 韩... III. 中国 — 古代史 — 史料—隋唐时代 IV. K240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39739 号

责任编辑: 杜 菲 杨爱萍

封面设计: 尹小光

版式设计: 白 晶 刘昭余

出版发行: 长春出版社

发行部电话: 0431-88561180

总 编 室 电 话: 0431-88563443

读者服务部电话: 0431-88561177

地 址: 吉林省长春市建设街 1377 号

邮 编: 130061

网 址: www.cccbs.net

印 刷: 长春第二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16

字 数: 201 千字

印 张: 14.5

版 次: 2007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28.0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

前言

自从东汉帝国崩溃之后，中国就陷入长期的分裂与动乱之中，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持久、最深刻也最悲惨的大分裂。造成分裂的一个根本性原因，就是信仰的崩溃和文化的沦落。

中国自古就说马上得天下，但不可马上治天下。也就是说，建立国家需要依靠军事实力，但是，要国家长治久安就不能光凭以军事力量为代表的国家暴力了。推翻西晋政权的胡族统治者迷信武力，以为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就能把百姓压服，结果，军力强大的政权倒得比谁都快，应验了“恃德者昌，恃力者亡”这句格言。

国家长治久安，最重要的是要建立符合时代潮流的文化，在文治的旗帜下，凝聚民心，形成一种精神，一种民族意志，成为一种开明的国家行政制度和法律制度，这就是凝聚力，就是国家最强大也最深远的力量所在。

五胡十六国南北朝长期的动乱，让人民觉醒。所以，一批起自边塞的青年立志救世拯民，他们团结一致，在关中崛起，短短十余年间，由弱变强，灭掉了因军力强大而傲慢的北齐。不久，这批人之中的杨坚因为偶然的会夺取了政权，建立隋朝，励精图治。二十年左右，让国家建立起一套在当时最为先进且公正的国家制度，统一了中国。隋朝的命运有点像是秦朝，作为新型国家的开路先锋，其制度被后继王朝继承光大，影响甚深，而其本身却因为种种失误而昙花一现。隋朝从隋文帝晚年就因为政治猜忌而走向专制独裁，到隋炀帝时代更因为无限制地征调力役而激成民变，国家毁于一旦。

夺取隋末民变成果的李唐王朝，创始人李渊也和杨坚一样出自相同的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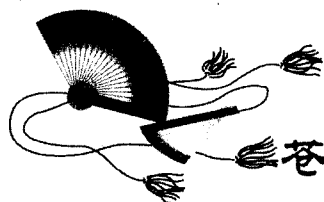


塞家族,尤其是第二代皇帝李世民,以多谋善战指挥唐军平定天下。但在随之而来的和平年代,他没有用斗争的手段治国,而是迅速改弦更张,为国家建立深谋远虑的公平制度,强调以德治国,取信于民,走富民强国的道路。所以,唐朝的风气刚健尚武,而全国上下则是开放崇文,唐代诗歌乐舞、绘画雕塑、文化之盛,空前未有。文化带动社会品质的提升,世人以没有文化、行为粗鄙为耻,见贤思齐,畅所欲言。没有文字狱,也没有民族压迫,很多外国人争相来到唐朝,以做唐人为荣,那才是中国古代真正的盛世。

但是,为了防备来自北方草原的入侵,唐玄宗建立了新的军事制度,授予将领在地方上的行政、财政和军政大权。独揽一切的权力必定造成腐败和挑战国家的后果,不加制约或者制约松弛的权力一定会祸国殃民。“安史之乱”用血和火再次证明了这一点,边疆军将不去守边卫国,而是调转枪口谋求窃夺国家最高权力,摇身变为军阀。“安史之乱”虽然最终被平定了,但留下的是北方大部分地区藩镇割据的惨状。

军阀割据,势必重走践踏文化的老路,要立竿见影,就必然辅以高压,文化被蹂躏的结果是人类最基本的理性和良知被泯灭,奋发向上的朝气和凝聚力丧失,有钱、有权便有了一切的丛林规则沉渣泛起。军阀斗争越发无耻,终于发展到石敬瑭公然卖国,以求当儿皇帝。他割让的幽云十六州,是华北最后一道国防要地。从此,华北平原暴露于草原骑兵之下,从而造成从五代以来数百年国家饱受欺凌的孱弱局面。北宋最终抵挡不住来自草原的铁蹄而灭亡,失去华北的南宋也……

更让人震惊的是,在中华民族日益强盛的今天,竟然有人站出来为石敬瑭鸣冤叫屈。由此可见,文化建设何等重要,没有道德,没有中华民族的精神,就不会有真正的凝聚力,就不会有明天的希望。和谐社会的根本就在于树立凝聚民心的文化精神和道德规范,唐朝因弘扬文化而盛,因文化萎缩而衰落。历史的经验,随着祖国大好河山上演出的历史画卷而展现。本书就想尽绵薄之力去勾画那段迷人而铭心刻骨的历史,去追忆那扬眉吐气的辉煌岁月。



目
录

塞外英豪——隋唐豪杰的崛起	1
那罗延的诞生——一代雄才隋文帝	7
烟花三月下江南——南北大统一	22
轻骑出渔阳——征辽悲歌	43
尘封献陵——李唐创业	60
载舟基业——千古一帝唐太宗	69
红墙径深——武则天入宫	88
巨碑无言——女皇的诞生	104
雄健当须竞武举——创立武举	122
开元如梦——盛世之路	137
寂寞泰陵——玄宗功过	155
一船明月一帆风——文化东传到日本	161
千年正仓院——见证古代文明辉煌的宝库	175
海不扬波送梵音——佛教传播的南海之路	194
谁家玉笛暗飞声——绚丽多彩的唐朝乐舞	201
何处望神州——文化沦丧的盛世挽歌	217



塞 外 英 豪

——隋唐豪杰的崛起

敕勒川，阴山下。
天似穹庐，笼盖四野。
天苍苍，野茫茫，
风吹草低见牛羊。

那是一个广袤无垠的世界，秋风吹起，绿色的草原顿时变了颜色，落叶飘飘，长草变黄，在风中起伏飞舞；山上各色花开，山下白羊奔跑，像珍珠玛瑙洒落，把原野装扮得五彩缤纷。眼望秋色如画，赞美的诗歌涌上心头，随着手中拨动的琴弦，在原野唱响。

那阳光照耀下的草原让人难以忘怀。可是，当太阳落下之后，原野顿时变成另外一番景象，白天的五颜六色只剩下漆黑一团，月出山头，传来的是凄厉的狼嚎和疾风的呼啸，狼嚎与狂风相互激荡，令人毛骨悚然。

更可怕的是出没不定的敌人，在点点火光中流动，忽远忽近，马蹄踩得大地震颤，巨大的危险就在身边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席卷而来，把一切都吞没。

当年，北方的游牧民族就是从草原滚滚南下，攻破山城，长驱直入，把中原的西晋政权打得土崩瓦解，逃往江南。原来的草原部族进入中原，新的部族乘



▲草原秋色



虚而入，草原的主人也在快速地变化。拓跋族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崛起于漠北，然而，他们并没有停止前进的步伐，当入据中原的胡族政权风雨飘摇的时候，他们同样沿着这条历史的老路翻越长城，逐步踏上南下的不归路。

当然，由于拓跋族是继五胡之后最后一个进入中原的，所以，他能够吸取前人覆车之鉴，把建国之路走得尽量平稳。他们先在距离草原不远的大同建立首都，以便万一在中原遭到挫败的时候，能够全身而退。这种谨慎，让拓跋族站稳了脚跟，建立起北魏国家。随着北魏势力逐步向南扩张，大同的不利之处慢慢地显露出来，它距离内地太远了，难以驾驭四方。于是，到了孝文帝时代，这位雄心勃勃的皇帝毅然把首都南迁至洛阳，积极推行汉化政策，力图让拓跋族的政权和汉族融为一体，永固社稷。

首都南迁，拓跋族人也随着政府机构大批南下，在洛阳买田建宅，购置产业，过上与汉人无异的定居生活，享受城市的荣华富贵。这个变化，对拓跋族影响至为深刻。

这个驰骋于草原的民族，男子以当兵为荣，雄健尚武，他们渴望在战场厮杀中建立功业，胸中满是英雄史诗。所以，拓跋族好男儿骑着马，喝着酒，来到遥远的北方边疆，驻扎于军镇，保卫国家。



▲草黄马正壮



北疆的军镇是建在草原上的城，自西向东，一个一个地散布在要地上，遥相呼应。如果在地图上用一条线把它们连起来，就可以看到这些看似孤立的城镇构成了北魏的北部防线，驻扎着帝国的精锐，成为男儿圆梦的大舞台。他们白天在太阳下追逐麋鹿，晚上点起一堆堆篝火，用战刀宰羊烤肉，开怀畅饮，弹琴跳舞。意气相投的年轻伙伴在这里成为兄弟，结下生死情谊，日子过得十分开心。

可是，当都城迁往洛阳之后，这里的情形发生了变化。来这里当兵的不再是拓跋族头面家族的子弟，而是些卑微的族人，还有不少是发配充军的罪犯。胡族统治中原，有一条规矩，那就是胡人当兵，趾高气扬；汉人耕作，遭人奴役。现在到边镇来当兵的人当中，竟然也有汉人。胡人贵族子弟慢慢明白过来，南迁的胡族迷恋上中原的生活方式，已经放弃了草原的习俗，视戍边为畏途，贪生怕死，走向腐败，而他们已经被朝廷所遗忘，不再荣耀。他们曾经愤怒，起而抗争，向洛阳城里有权势的亲戚投诉，希望重新获得重视。然而，不但他们的书信如泥牛入海，而且他们到洛阳走家串户的时候，竟然遭人白眼，视若累赘，几近于弃儿。



▲步摇头冠(内蒙古文物)

现在，他们只能带着满是创伤的心灵在边疆苦苦挣扎，往日的美景变成一片荒凉，英雄豪气换成无尽的恐惧，在夜晚寒风中瑟瑟颤抖，更兼凄厉的林啸狼嚎。而且，拓跋族主力南迁之后，新的游牧民族在草原上日渐强大，不时出没，甚至驱驰至城下，抢掠烧杀，号声起伏。对于戍边的拓跋军兵而言，他们并不怕死，但是，如果死得像狗一样没有价值，毫无荣耀，更无奖赏，他们还



是深感恐惧，心中满是愤懑。于是，夜晚的篝火围绕着一群酗酒狂歌的汉子，指天顿足，切齿雪恨，勇武的战士变成失去目标的嗜血动物，岩浆正在火山下奔涌。

而在北魏都城依然是一片莺歌燕舞。深谋远虑的孝文帝在位28年后去世，国家失去了强势的最高统治者，政治控制力悄然下降。不久，胡太后听政，政治矛盾迅速激化。到了公元524年，边镇的将士首先起事，他们要回朝讨得公平。但是，他们把遭遇的不公都怪罪于汉人，认为都是京城里的汉人败坏了他们朴实的风俗和政治。所以，历史上称做“六镇之乱”的这场动乱很快演变为反政府、反汉族的战争，从北方席卷而来，滚滚南下。

北魏调动一切力量进行镇压。但是，官军已经腐朽，只好倚重新兴的地方武装。山西地区的新军阀尔朱荣趁势而起，以武力和招降的手段把轰轰烈烈的反叛运动镇压了下去。经过这场动乱，北魏也是元气大伤，权力落入尔朱荣家族手里。尔朱氏专权跋扈，大杀朝官，控制了朝廷。而在地方上，力屈而降的六镇将士心怀不满，蠢蠢欲动，新的政治风暴在蓄积力量待势而起。

没过多久，投降于尔朱荣的六镇军将高欢看透了尔朱家族的外强中干，借着替尔朱氏东征西讨的机会重新崛起，原来六镇的主力大部转归他的手下，高欢成功地推翻了尔朱氏，成为东方的新霸主。

六镇之一的武川镇，位于今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西北百来里地的地方，也有一批血性汉子，他们在起事失败后投降尔朱氏，不久被尔朱氏派往西边去收复关中。这支队伍兵微将寡，勉强成行。但是，强弱之势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，事在人为！

这支队伍的统帅是贺拔岳，他知道靠手下这点军力不足以平关中，所以，他竭尽全力拉拢山西和关陇的大族，尤其是汉族大姓，为他招安绥抚各地英豪。这看似正常的事情，在当时却是那样的



▲王昭君墓

不同凡响，甚至可以说有点惊世骇俗。因为自从五胡进入中原以来，为了维持少数的胡族统治，对绝大多数的汉族都采取了血腥的民族压迫政策，视汉人为草芥，任意奴役，尽情辱骂，以致今日汉语中遗留有关“汉”的词汇多与骂人有关，例如“汉狗”、“痴汉”、“恶汉”、“汉子”、“一钱汉”、“卑劣汉”、“无赖汉”等等，流毒甚远。欺压汉人以激励胡人士气乃属常态，高欢政权就是如此。所以，贺拔岳团结汉人的做法在胡人政治世界简直就是异端。但是，他取得了初步成功，关中竟然不战而下。

高欢急了，他不能看着新的政治力量崛起，成为他统一北方的劲敌。于是，他收买了西部的军阀，暗害了贺拔岳。

然而，一个成功且得民心的政策，不见得会因为人事突变而夭折，甚至可能适得其反。高欢没有料到贺拔岳死后，更具才干和胆略的宇文泰从前方兼程奔回，稳住军心，掌握大权，反而让关中更加稳固。高欢只好亲自来征，想趁对手羽翼未丰之时予以剿灭。

大战在洛阳附近惨烈进行，杀得天昏地暗，尸陈遍野。宇文泰毕竟略逊一筹，手下的胡人军兵不多，虽然智破高欢侧翼，搴旗斩将，苦撑危局，但最后还是落败而去，自己也差点成为阵前英灵。幸好他大力推行联合汉族的政策，使得从山西到陕西的汉族大姓大多拥护他，据地抵抗高欢，让高欢每前进一步都必须付出血战的代价而无法深入。

宇文泰回到关中，喘息稍定，清点将士，已是寥寥无几，凄惨可怜。宇文泰遂下决心，打破胡人当兵汉人种田的规矩，广募汉族入伍，重新整军备战。

汉人当兵，进入权力核心部门，与胡人平起平坐，这本是无奈的选择，却为历史的大业奠定了基础，那就是关中消解了几百年积累下来的民族深仇大恨，从相互仇杀走向携手抗敌，浴火重生，让世人看到了民族和解、国家统一的曙光。

宇文泰走得更远，他全力构建胡汉融合的政权，封八大柱国十二大将军，以此为核心，建立府兵制度，从广大的农户中挑选强壮者编为军户，归设在各地的军府管辖，平时接受军事训练，无事耕作农田，战时男丁出征，兵农结合，构成国家基本的军事力量。就这样，一个励精图治的政权在关中站稳了脚跟，



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强大，强弱之势逆转，数十万精兵蓄势待发，统率他们的尽是龙虎英杰，历史记下了他们的名字：

八大柱国：宇文泰、李虎、元欣、李弼、独孤信、赵贵、于谨、侯莫陈崇。

十二大将军：元赞、元育、元廓、宇文导、侯莫陈顺、达奚武、李远、豆卢宁、宇文规、贺兰祥、杨忠、王雄。

我们的故事就将从这份胡汉合流的名单开始，其中有两位人物在往后的历史上熠熠生辉：杨忠和李虎。他们的子孙建立起两个强大的王朝：隋朝和唐朝。连同建立北周的宇文泰，从这批人崛起于西部政治舞台之后，中国的政治便是由他们来主导。



▲香炉(内蒙古文物)



那罗延的诞生

——一代雄才隋文帝

红颜讵几，玉貌须臾。

一朝花落，白发难除。

明年后岁，谁有谁无。

——隋文帝

西魏大统七年六月癸丑，也就是公元541年7月21日，农历六月十三。这一天傍晚，落日余晖，满天红霞，把同州（今陕西省大荔县）般若寺映照得金碧辉煌。缓缓流淌的洛水，犹如一面明镜，倒映着层层迭进的寺宇堂塔，粼粼闪耀。从寺院深处，传来清脆响亮的婴儿啼声，给般若寺平添了许多祥瑞喜气。

这家主人是西魏赫赫有名的北周十二大将军之一的杨忠，当时他担任云州（今甘肃省庆阳县西南）刺史、大都督。他的妻子吕苦桃，单从名字也不难看出，并非出自什么大户人家。这年，杨忠35岁，戎马倥偬，一晃已届中年。自大统四年（538年）与东魏大战洛阳后，总算能过上短短几年相对安定的家庭生活，盼望有个儿子继承香火家业的心情犹为焦灼。夫人有喜，带给他无限的喜悦和希望，使得婴儿的诞生显得如此郑重，不能有丝毫的差池。可是，一双号令千军万马的大手，实难承托起幼弱的新生命，夫妻俩再三合计，决定求助于毗邻的般若寺，一来祈求平安吉祥。当时战事频仍，杨忠说不定哪天就得开赴前线，婴儿也好有个寄托。二来将头胎儿女献于佛前，报答神明的保佑，并祈福于未来。

新生婴儿是个健壮的男孩，方脸高额，五官端正，看上去就是个将门虎子。



一家人欢天喜地，斟酌着给儿子起了个“坚”字单名，希望他长大后能像父亲一样威武坚毅，卓尔不群。洋洋喜气，灿烂霞光，映照在杨坚红喷喷的小脸蛋上，越发显得光彩照人。放眼窗外，深庭幽径，笼罩在紫金暮霭之中，令人陶醉！

这一定是神迹！一家人兴奋不已，奔走相告，让远近的人们共享这份喜悦，流传下美丽的传说。后来，隋朝的文人墨客采撷当时的传闻，撰就珠玑篇章。

内史令李德林欣然落笔：“皇帝载诞之始，赤光蒲室，流于户外，上属苍筤。其后三日，紫气充庭，四邻望之，如郁楼观，人物在内，色皆成紫。”

著作郎王劭撰《隋祖起居注》，称：“于时赤光照室，流溢户外，紫气充庭，状如楼阁，色染人衣，内外惊异。”

一代文豪薛道衡赞颂道：“粤若高祖文皇帝，诞圣降灵则赤光照室，韬神晦迹则紫气腾天。龙颜日角之奇，玉理珠衡之异，著在图箴，彰乎仪表。”

.....

这些传说，在隋代广为流传，言之凿凿，不容置疑。以至唐人在编修《隋书》时，也采纳其说，似乎杨坚是膺天命而降生人世，注定要位登九五，统一中国，从而给他披上一件金光灿灿的神衣。而这件神衣，在杨坚后来的政治生涯中，确实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。

在古代，大凡君王伟人出世，都有一番神灵瑞象的铺陈。但是，像杨坚这种以佛教灵迹为底蕴的渲染，却是绝无仅有。

相传，杨坚出生那天，有一位俗姓刘、法名智仙（或作智先、智迁）的尼姑，从河东（山西一带）风尘仆仆赶来，夤夜造访。当时，天气异常闷热，吕氏打扇驱暑，却将杨坚扇得寒战不已，几致气绝。就在这紧急时刻，智仙赶到，杨坚转危为安。于是，智仙对杨忠夫妇说道：“这孩子来历非凡，不能随便放在俗间养育。”

虚惊一场的杨忠便将杨坚托付给智仙抚养，还将自家宅院改作佛寺。

过了一段时日，吕氏按捺不住对儿子的思念，悄悄来到智仙房中，将杨坚轻轻抱起，仔细端详。就在这时，杨坚突然头上长角，遍体生鳞，化做一条小龙。吕氏见状大惊，把怀里的婴儿坠落于地。智仙从外间进来，连忙将杨坚抱



起,埋怨道:“为何随便惊动我儿,害他晚得天下。”

从此以后,杨家人轻易不敢过问儿子的日常生活。

就这样,杨坚随智仙在佛寺里一天天长大,度过燃灯颂佛的童年。13岁那年,杨坚已是伟岸少年,龙颜广颡,额上有五柱入顶,目光外射,掌中有纹呈“王”字,俨然一副人君仪表。智仙十分喜爱他,给他取了个与其名字相对应的小名,叫“那罗延”,送他出寺回家,转入太学学习。

这个传说,反复出现在唐人编纂的各种佛教典籍里面,研究者多斥之为荒诞不经的“小说家装潢之谈”。传说中包含许多附会成分,固不待言。但是,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全盘加以否定。实际上,南北朝佛教十分兴盛,颇受文人武将的尊崇。杨忠一家为其信徒,毫不奇怪。而且,杨坚出生于佛寺,也是事实。至于



▲隋文帝像(取自唐阎立本《历代帝王图》,藏于美国波士顿博物馆)

杨忠割宅为寺,在当时也是司空见惯之事。北魏后期,王公贵族滥设寺院,乃至天下无处不有僧寺,城中更是密布于屠沽之肆。不愿安居于寺庙的比丘,游涉村落,走家串户,传诵佛法。朝中显贵经常召请僧尼,算命问卜,举办佛事斋会,甚至尊以为师,充当军政顾问,称做“家僧”“门师”。智仙长期居住在杨家,充任养育杨坚之责,显然就是杨家的家僧。后来,周武帝灭佛时,智仙隐匿于杨家,终获保全,可知杨家与佛教关系至深,由此也可了解当时佛教对社会影响力之一斑。

杨坚长大之后,对于养育自己的智仙终生难忘,思念情深。他当上皇帝



之后，命令史官王劼为她立传；晚年还为她铸造等身像，并令画师将她画于自己身旁，颁发四方。

智仙给杨坚起的小名“那罗延”，源于梵文，指的是印度教中的大神祇毗瑟纽，在佛典里则是指金刚力士、坚固力士等，是力大无穷的神祇。南北朝时代，普遍流行以佛教神祇为名字，例如，南朝有王僧达、王僧祐、王僧绰、王僧虔等；北朝有元夜叉、元罗刹、高菩萨、尔朱叉罗、尔朱文殊等。杨坚对自己的小名，颇为自豪。开皇九年（589年），河南省安阳市宝山灵泉寺开凿的大住圣窟，门外东侧浮雕一座高大精美的护法神王，左手持剑，右手紧握三股长柄钢叉，脚踏卧牛状怪兽，威风凛凛，上方题铭“那罗延神王”。灵泉寺是在杨坚的支持下，由最高僧官灵裕国统主持扩建的，号称“河朔第一古刹”。



▲那罗延神王

在佛寺里长大的杨坚，深受佛教的熏陶，而智仙也不断向他灌输佛教。当他开始懂事时，智仙就反复告诉他，他不是凡人，而是护法金刚转世，注定要成为伟人，成就一番宏伟事业，精心培养他领袖般的远大抱负和深沉的性格。杨坚七岁时，智仙郑重地对他说：“吾儿当大贵，从东国而来。而佛法会遭到劫难，到时因吾儿而再兴。”殷殷期望他能担负起济世弘法的重任。

这一切都深深印烙在杨坚幼小的心灵里，永难磨灭。后来，杨坚在回首这段童年往事时，说道：“我是因为佛法而生，故一辈子喜欢吃麻豆。我的前身应该是佛徒转世，小时候在寺中长大，所以至今爱听钟声。”启蒙的教育，在杨坚一生中所具有的意义，或许他自己也未曾完全意识到。

他坚信自己是“那罗延神王”，是上天派遣他来到人世间的。唐人张鷟在《朝野僉载》卷二记载了如下一则传说，也许有助于我们了解杨坚的性格和抱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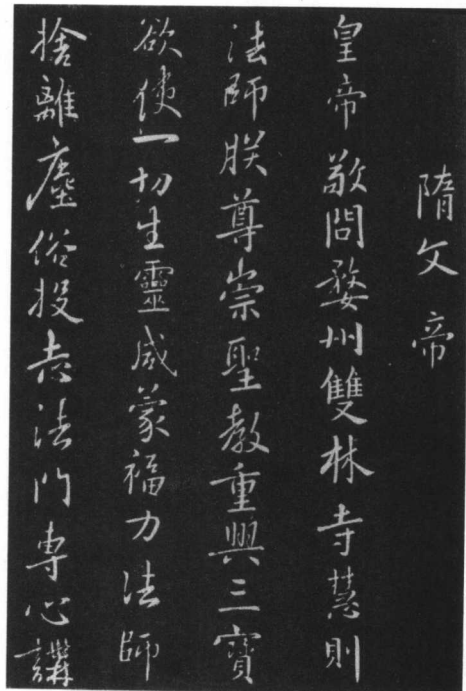
相传，北齐文宣帝年间（550年—559年），并州（山西省太原市）有一位



稠禅师，自幼落发为沙弥。当时，寺中有许多小沙弥，闲暇时常在一起嬉戏打闹。稠禅师体弱力小，常被欺负。于是，他躲进佛殿，抱着金刚的大脚，祈愿金刚赐力于他。一片诚意，感动了金刚，当第六天曦光微露的时候，金刚终于显灵，让他顿时浑身充满神力。稠禅师大喜过望，天一亮便兴冲冲地来到沙弥中。伙伴们见他躲藏数日才露面，便又要与他斗殴。稠禅师正想显示本领，当下飞檐走壁，举重搏击，直让沙弥们看得惊恐不已，俯首认错。消息传了出去，四方僧众慕名而至，常有数千人随侍左右。齐文宣帝听说稠禅师聚众于林虑山，便亲自带领骁骑数万，前来讨伐。稠禅师率众出山迎候，于文宣帝面前作法，让数千根造寺梁柱在空中翻腾搏击，声若雷霆，吓得文宣帝叩头认输。30年后，隋文帝路过并州，见此寺院，“心中涣然记忆，有似旧修行处，顶礼恭敬，无所不为。”故他下令并州大兴土木，重新修葺寺院，焕然一新。

怀着宗教的使命感，杨坚渐渐地长大，家里把他送入太学，让他接受良好的教育。杨坚的性格深沉而认真，学习十分努力，一手端正有力的笔迹，果然字如其人。

他们这一代人所处的政治环境，比其父辈要好得多。备受东部强国北齐威胁的动荡岁月已经远去，经过二十多年的惨淡经营，北周已经取得了对北齐的军事优势，而且，出现了北周武帝这样一位雄心勃勃的年轻君主，发动统一北方的战争，灭掉北齐。这些战争，杨坚大概因为年轻，而且老将尤在，所以没有多少表演的机会。他作为高级官僚的子弟，担任皇帝的宿卫官，稳步



▲隋文帝书法手迹